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程　琰

謄録監生臣沙重輪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明　馮琦馮瑗　撰

工虞類

治河十九則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

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

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氷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

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畆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

强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

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

十石于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為水水穨以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廵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

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

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賈讓論治河疏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

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

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

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辟伊

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

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

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

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後晉時滑州河決浸汪曹單濮鄆五代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

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名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䓁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

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茍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

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歐陽修論治河疏　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勞矣初欲試三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令又復言修然則其勢難于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

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旣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爲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

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功用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害愈大則豈有不同者哉至于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其害少

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于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

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違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令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于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于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為大害

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令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

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慮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

卒修卒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
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
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隄順水為得計及
奉使往來河北詢于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
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
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
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
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

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此河水天災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王同議水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

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益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于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于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

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于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岀矣茍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于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藳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忌禁

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鍤劚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内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内侍程昉之議也役

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彦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静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

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産

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黄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楊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黄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

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别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

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閉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筍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歳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

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吴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

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

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

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

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

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

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

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

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成宗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達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

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鄂端諾爾鄂端諾爾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拉克諾爾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齊賓河又合伊爾齊呼喇雅爾楚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庫濟及庫德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喇博勒齊爾之地合細黃河及奇爾穆蘇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

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托克托用言者于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

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黄河決托克托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圖嚕行

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譖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

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黄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黄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黄固哈濟等口又自黄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竒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兵起

築城 十五則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

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

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

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楚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

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衞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衞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

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蟹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羮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頼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
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
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
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魏高祖欲築城置戍于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鄉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濶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

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末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願陛下踵世

祖之成規旋輈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

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高祖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郗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高祖乃還濟淮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

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

之取土皆㓟丘垤平之無得為坎埳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勲于玉壁乃置勲州于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徴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

辨矣乃令簶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寛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宋仁宗時韓琦自陜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茍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契丹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

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

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旺明鄂特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明鄂特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略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旺明鄂特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

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别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

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珠赫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顔阿喇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竒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茍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宮室 二十四則

晋文公見咎季其廟傳于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軾曰吕刑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宫室以妨人宅版築以時無奪農功

晋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

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于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

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
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髙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防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
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
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
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
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

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

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萬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

民利也不知其所以置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則楚其殆矣

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令民衣褧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

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宣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

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
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
子止寡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
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
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
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

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趙文子為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斵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斵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甞利矣不作高門徃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

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晉陸雲上吳王晏啟　間一日敢獻瞽言以干聞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畢身節欲損已抱情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險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帝

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璺機時為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令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以補萬一亦臣繾綣微忠昊天罔極之

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
情謹疏以聞

陸佐公石闕銘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
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
合天人啟惎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
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
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
極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胷露頂之豪箕坐椎
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
協彼離心抗兹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
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
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
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
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葢相望扶老

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幾而尊嚴之度不愆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恩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

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諜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兹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歘闕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息静役休務簡歲早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黄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

盛烈湮没罔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黄旗東指懸法無閒藏書

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泱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崔重軒穹隆反宇彤甍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晉謝安欲更營宮室王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

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强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為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江逌上疏諫　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

貴賤建靈臺濬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産亦以播惠當

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如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歉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于自然沖素型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

騁極于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縉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于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禿髮傉檀讌羣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

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于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　聞人主之興作

也必仰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宫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将營豐明觀市道蒭荛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宫模瑣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

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闔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

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烱然於前惟陛下覽之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掌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饈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

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宫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宫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内平寧營之未晚詔襃納之

宋太祖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宫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太祖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也

王鲁諫作玉清昭應宫疏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茍進思之無補懼竊禄以貽譏臣曾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

庀徒斯廣輦仙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轂輦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説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

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木材莫匪楩楠竊聞天下出産之處收市至多船運起宮猶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簗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内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

令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竊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冐欝蒸俶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霆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

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宫閣葢本靈篇而乃過興剞㔹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囘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若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髙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觖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宫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

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宫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内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

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北廷有
姑息之虞民俗尚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
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産秋冬之間
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
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
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
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

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
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
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鳯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
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戸部侍郎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鳯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
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
東有萼緑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直嶝覽秀軒龍吟堂山
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樂寮西莊巢

雲亭白龍沂濯洗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
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
作兩州東為盧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
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
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
復有蕭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
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又
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

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瑶華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宫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毁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歳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

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

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恠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道路二則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

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
鄙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
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
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
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
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

師監濯膳宰致餐廪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懐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

念脩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晉潘岳為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

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

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爐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檑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刼盜皆起于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欌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

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茍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劵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校出品即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族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漁獵 六則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

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祀宗廟養萬民也今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

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高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高宗悅為之罷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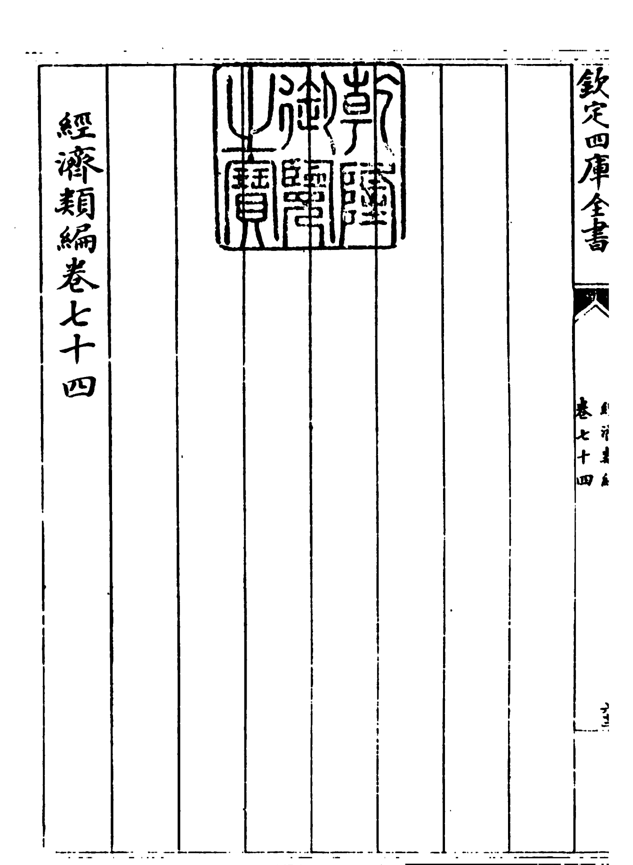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

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懽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埀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

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輙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芻禆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